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四辑 ·



阿章自选集

阿 章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四辑 ·

阿 章 著

阿章自选集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章自选集/郑秀章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3
(上海老作家文丛. 第4辑)

ISBN 978-7-5321-5073-1

I. ①阿… II. ①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1449 号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王志伟

阿章自选集

郑秀章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27,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73-1/I · 3995 定价: 4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四辑,共9种,包括郑保志的《走向光明》、施雁冰的《沧桑老公寓》、王尔龄的《晚晴自珍》、左絃的《心影絃吟》、钱中立的《乱世丽人》、郎慕中的《谍海情波》、耿可贵、李惠康的《方舟之恋》、蒋星煜的《文人风骨》、阿章的《阿章自选集》。这9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13年12月

序

王 维

承阿章同志信任，把他准备出版的文集原稿交给我，让我帮助看看，希望写一篇序言。

阿章的委托，我答应下来了，但手头已经有一件类似的事在做，而且工作量大，只好按先后次序进行。没料到这样往后摆一摆，却拖了很长时间，耽误了他这本书的出版。

我于最近才读了他的书稿，总的印象是好的，相当的好。

好在他选编得好，身为作家和记者，他写的东西会是很多的，他只选了一部分贡献给读者，让人们从中了解他前半生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比如他出生的城市的人文景观和书香门第对他的影响；从小学到大学到新闻、文学界，有哪些老师对他刻意栽培；从少年时候开始的抗日战争给他带来多少磨难；在反蒋爱国学生运动中他受到锻炼，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受到党的教育培养，这样一路顺利走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上海，走上作家和新闻记者的道路。正当他如日中天的时候，却突然遭遇到政治风暴，把他刮倒在地，剥夺了他一切政治权利，不再让他从事心爱的事业，并被发送到边远的宁夏，还连累他的亲属。对于这些莫大的挫折，他有意淡化，

点到即止,如果仔细看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身处逆境,仍坚持信念,尽力争取在允许范围内为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为自己能重新入党创造条件。他的这些经历,让读的人受到启示,受到激励,或吸取教训。

说这本书好,还好在作者爱憎分明。他对侵华的日军、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当局是痛恨的。除这些,他写的都是爱,爱家乡,爱祖先、爱父母、爱亲友、爱老师、爱同学、爱祖国、爱中华民族、爱中国共产党,爱为人民作贡献的脑力、体力劳动者,当然热爱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和新闻事业,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爱”字贯穿全书。充满爱心的书,是作者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写出来的。加上文风好,我估计出版以后,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2009年4月18日

(序言作者为新四军老战士、上海解放日报老总编)

前 言

“报人”兼业余文学创作者的我，主要工作是办报。作为“报人”，出外采访就称“记者”，在家编稿便是“编辑”，记者、编辑，一身二任。自投身报刊工作六十年来，我几乎都是处于“一身二任”的生涯之中，生活节奏较快，不免感到紧张、忙碌，日久天长倒也习以为常，而且乐此不疲了。

如今年逾八旬，回顾以往，检点旧作，发现所写的大量新闻报道，虽属“昙花一现”，但也许可为后世核对史实之用。至于所写的散文、报告、特写、通讯等，虽为数不少，自认为值得一顾的不多，姑且选了一些收入此集，它们多少记录了我所经历的时代、社会和当时自己的认识、感受，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收入此集中关于故乡和母校的短文，大多是被“催逼”而草就的。当时，文友庄月江担任我故乡《衢州日报》的副总编辑，分工负责文艺副刊，经常来电嘱我写些对故乡的回忆。斯时，我忙于为《解放日报》撰写连载，但故乡之嘱不敢推托，只得草草急就，聊以塞责。尽管粗糙，毕竟是思念故乡的真情流露。如今重翻旧作，真要感谢月江，如无他的鞭策，也就没有这些拙文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上海的“报人”，在上海市内采写稿件是我的日常工作，收入本集的散文、通讯有所反映。五十年代，也

曾有幸去外地采访。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一百四十余项重点工程，我奉命去洛阳采访刚开始建设的拖拉机厂、轴承厂和三门峡水库，为时一个月。当时，全国人民意气风发，万众一心，投身建设，中华大地一派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景象。我满怀喜悦，深入工地，夜以继日地采访、写作，发回一批新闻、通讯等稿件。如今收入此集中的有散文《洛阳之恋》和短篇小说《百灵鸟的洗澡砂》。

至于1957年，我因写了短篇小说《寒夜的别离》而罹祸，挨了“文痞”姚文元的闷棍，于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以戴罪之身，发往西北宁夏支边。在“三年困难”时期，因当地报纸需要“使用”我这支秃笔，得以长期深入宁夏农牧区采访，使我眼界大开，心灵震撼，方知“共产风”、瞎指挥、浮夸风，粮食生产“放卫星”带来的高征购等，使广大农民陷入无告的灾难和灭顶的痛苦之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当年的太息，此时不由得引起了我心中的共鸣。相形之下，方知以前在“九天之上”的大城市采访有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不知道广大农民，特别是西北边陲农民的生活，深感愧疚，只有以“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来安慰自己了。

当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刘少奇同志出任国家主席，在全国广大农村贯彻执行《六十条》。春耕时节，我奉命下乡采访，宣传报道《六十条》。住在社员家的我，早晨只听到村子里一片娃娃的哭声，令人揪心。我问老人，这是何故？回答是：“娃娃不比大人，熬不住，饿了就哇哇哭。”我听后默然。不仅农村的娃娃啼饥号寒，连我这个有城镇户口、吃供应粮的也浮肿了，不得不向本单位的医务室乞求作为药用的“康复（糠麸）粉”，用来治浮肿。蹬自行车去农村采访时，浮肿的腿脚不听使唤，我也蹬不动车子了。

这一时期深入宁夏农牧区采访，一方面深感我广大农民同胞逆来顺受，何等忠厚善良！另一方面更深切感受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名言是何等正确、深刻！它不仅是党的生命，

也是国家的生命,更是关乎千家万户,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命!农业《六十条》这一政策的正确制订和贯彻执行,较为符合当时农村的现实,使宁夏农牧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收到了“解民于倒悬”之功!这一时期,我在宁夏采写的稿件,尽管受到一些客观限制加之记者自律,对当时农牧民困难的具体事例不宜写稿见报,但可以写贯彻执行《六十条》后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为农牧民恢复和发展生产鼓劲,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宁夏农林牧副渔的生产与生活的实际情况,因此多选了一些收入此集,也许能为那一段难忘的历史作佐证。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

随之而来的是“十年浩劫”,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三年困难”时期力挽狂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受诬陷被迫害致死;“四人帮”沐猴而冠,粉墨登场,干尽了坏事,国民经济连续倒退,处于崩溃的边缘。诚如英年早逝的江苏作家朋友方之所说:“刚有口饭吃,又要吃粥了。”此时属于“另类”的我被诬曾为“走资派重用”。其实我在当地报纸工作二十一年,都属“控制使用”之列,该报一把手二十一年来与我朝夕相见,但从未找我谈过一次话,没有任何个人接触,更未委我以任何职务,仅仅是“使用”我的秃笔而已,“主客相交,不发一言”,何来重用?既然所谓的“走资派”被打倒,我自当“靠边”。于是某“臭老九”也就放下秃笔,拿起锹把,在贺兰山缺、昊王坟旁平沙丘,开荒地,干起了修地球的活计。在长期劳动中,承蒙出以公心、正直无畏的好党员边廷华同志和宁夏诸友的正确对待,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令我终生感激、难忘!

2009年10月上海

目 录

序	王 维 (1)
前言	(1)
散文	(1)
须记取，童年母校.....	(3)
母校教我的歌	(4)
名校育才仗名师	(7)
诗情画意的石梁	(11)
故乡放歌	(16)
水亭门外乱离时	(19)
思乡吟	(21)
浙西诗路有名篇	(24)
发烫的钥匙	(29)
在浙江大学奋起	(31)
苏步青老师寄情台湾	(38)

战上海	(40)
湖心九曲引知音	(45)
洛阳之恋	(49)
小三峡的清流	(51)
小三峡的猴群	(53)
悬棺与栈道	(55)
六盘山上高峰	(57)
塞上秋色	(60)
芦湖渔舟	(63)
沙海驼邮	(66)
沙漠绿洲的诞生	(75)
漫话新海派	(83)
诗酒趁年华	(85)
琴童·宝座·捧煞	(87)
落红不是无情物	(89)
有感于陈毅断烟	(91)
贺百期《上海小说》	(93)
沈其震狱中赋诗吟词	(95)
文坛好“园丁”魏金枝老师	(101)
忆柯蓝	(106)
他是中国人民的脊梁之一	(108)
《浦江红侠传》写作前后	(111)
谈短篇小说习作体会	(120)
短篇小说	(133)
妈	(135)

大革命的小火花	(138)
第三个“奇迹”	(155)
百灵鸟的洗澡砂	(178)
寒夜的别离	(187)
《寒夜的别离》与作者的别离	(197)
 中篇小说	 (203)
 洋女房东与活武松	 (205)
房客 厨娘 内贼	(250)
 后记	 (283)

散 文

须记取,童年母校

本文的题目,出自一首校歌。凡我浙江衢州市柯城区鹿鸣小学当年的校友,谅必依稀记得。

我是念高小时考入鹿鸣小学的。在鹿鸣小学读完两年高小,这两年对我至关重要。在这里,我有幸遇到了一位优秀的、循循善诱的叶老师,是他的教学得法,引导我爱上了文学,也使我理解和爱上了鹿鸣的校歌。只有理解了,才不易忘记。我觉得,这首校歌,既是歌,也是诗。我特别爱它的最后一节:“他日熏陶成器,为国驰骋,做个好男儿。须记取,童年母校,高唱鹿鸣诗!”如此激励学生奋发向上、热爱祖国、记取母校,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佳句,仍值得引吭高歌!

回想在极“左”干扰下,我一度深陷困境,滞留塞北,面对大漠,四顾悄然,唯有低吟“鹿鸣诗”,聊以解愁消忧,寄托思乡之意。斯时,反复吟咏,倍感此歌饱含深情!我甚至幻想,如果允许我在当地“高唱鹿鸣诗”,求其友声,也许会在异乡引出二三校友,尽管年级不同,互不相识,但只要“知音”,便可成为“知己”,互相倾诉对母校对故乡之深情,亦人间之乐事也!

从鹿鸣的校歌,可知该校早已着眼于将来——“他日熏陶成器……”着眼于维系母校与校友的感情——“须记起,童年的母

校，高唱鹿鸣诗”！这位作歌的老师不愧为高瞻远瞩的有识之士，使得至今已是白发翁媪的我辈，仍不忘呦呦鹿鸣情，多少年来，每当我吟至“须记取，童年母校，高唱鹿鸣诗”时，便不由得记起故乡县学塘畔的鹿鸣小学；记起教我语文的叶老师；记起富有诗情画意的校园，它的清水池塘，它的银杨古柳，和那“点点杨花入砚池”的校景，这一切令人难忘，令人神往……

1990 年

母校教我的歌

离开母校浙江省立衢州中学（即衢州一中）整整四十六年，如今我已年过花甲，两鬓如霜，记忆力大不如前了。但母校教我的歌至今仍依稀记得，有的还能唱几句，而且不至于“离谱”，这是什么原因呢？颇值得我深思。

我在衢中读书六年整，由少年而青年，由初中而高中，这是我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六年！是母校培养、教育、造就我的六年！如今想来，母校教歌的内容也是教育有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六年中，我在抗战时期的临时校址石梁读了五年。当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抗战救国，民气激昂！我们除了学会唱《大刀进行曲》《我们都是神枪手》《打回老家去》等流行的抗日歌曲外，母校还给我们“开小灶”，教我们不少曲调优美，歌词幽雅，意境深远的抗日抒情歌曲。例如孙杏叔老师的《杜鹃曲》：“杜鹃啼在山冈，声声充满凄凉，勇敢的健儿们，为国流血在疆场，归归哟，归归哟，长眠吧，壮士的英魂！祖国的人民同声为你们歌唱……”

记得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和杜琳生同学(曾任浙江大学建筑系负责人,现已离休)结伴从衢州城返石梁。一路上他边走边拼英文单词,我也口中念念有词地吟诵“二李”(李煜、李清照)的辞章,以宣泄国破家亡之痛。途经花园冈时,我们但见一座孤零零的阵亡将士纪念塔,矗立在累累荒冢之上,野狗刨开荒冢,正在争食人肉,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我们心情沉重、抑郁,而且带有几分恐惧,不由加快了脚步,默默地疾走,渐渐走上了白云山的山冈。转过山冈便是静岩村,离石梁不远了。此时,西下的夕阳照着山冈上的一大片映山红,如火如荼,如血染山,远处传来杜鹃鸟的声声啼泣,仿佛是它泣下的滴滴鲜血,洒落在映山红的花瓣上。此时此刻,我有如进入了梦境,对此情此景有似曾相识之感。我苦苦思索,莫非我曾梦游过这里?立即,《杜鹃曲》涌到了嘴边,是啊,此情此景,不正是《杜鹃曲》中所吟唱的吗?难道此歌的作者孙杏叔老师也同我一样,身临其境,有感而发?无怪乎这首歌深沉凄凉而不是壮怀激烈的。

如此身临其境般的感受,使我对这首歌的作者的感情有了新的理解,对歌中的意蕴似乎也有了深一层的体会:埋在花园冈的将士,有为国捐躯的,但更多的是被强拉壮丁而来,并被克扣粮饷,活活饿死的无辜农民,他们没有来得及为祖国血洒疆场,便被摧残、虐待致死,成为野狗的美食,因而杜鹃的啼声在作者听来只能是“声声充满凄凉”了,作者哀死者之不幸,也是哀祖国之不幸,但对为国捐躯者是深怀敬意,大力赞颂的。

我似乎从中得到些许启发:原来诗歌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而现实生活就在你身边,只要你是个有心人,注意观察、体会、感受,你就有可能获得创作素材和灵感。因而创作并不是作家的专利,创作也并不神秘,这是我当时朦胧的感悟。

从此我学会了“设身处地”——与作词者和作曲者站在一起,体会和理解母校教我的每一首歌,因而更能“入歌”(借用演员“入